



著
年 郭敬明

The N. World

世界

L o s t w o r l d t o b e N

·世界

·世界

新出图证(鄂)字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N.世界/年年，郭敬明著

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07.12

ISBN 978-7-5354-3560-6

I. N

II. 年

III.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27316号



选题策划：金丽红 黎 波

责任编辑：苏姗姗 阿 亮

封面设计：柯艾文化 (ca@zuibook.com)

美术执行：Alice.L (from C&A)

媒体运营：赵 萌

责任印制：张志杰

出版：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电话：027-87679301

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真：027-87679300

地址：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：430070

发行：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：010-58678881 传真：010-58677346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：100028

印刷：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*1092 毫米 1/16 印张：9.75

版次：2007年12月第1版 印次：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50千字 插图：93幅

定价：38.00元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10-58678881）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：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（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）



CAST

编绘：年年

文案：郭敬明

{}内文案：年年

后记摄影：年年

整体装帧：柯艾文化（ca@zuibook.com）

美术执行：Alice.L (from C&A)

特别鸣谢：日本讲谈社

上海柯艾文化

www.zuibook.com



Chapter01.Noah's World Far Away
{002}

混沌记忆的开篇
在最初的斑杂绿色里四散开去
头顶密云是沉重的叹息

Chapter02. The Unbelievable Fairy Tales
{030}

渐渐苍白的蓝天
墨水吹散进宇宙 漫长漂浮的光河
星辰流徙成飞鸟
海洋蒸发成鸣叫

Catalogue
目录

Chapter03. Labyrinth over the Voice
{054}

声波穿梭成密网
捕捉残留的记忆
你停靠在那里 你多少年来一直停靠在那里

Chapter04. Tropical Plants and the Colorless Dream
{076}

日夜持续蒸发的水汽
在双眼上蒙起岁月
时间在胸口以眼泪的形式缓慢流逝

Chapter05.Don't Bring Me to Your Mind Anymore
{088}

我所知道的，可以让你不再想起我的方法

Chapter06. Finally I Lose You N the World
{124}

无声是永恒。
天地是永恒。
你是永恒。

7

混沌记忆的开篇

在最初的斑杂绿色里四散开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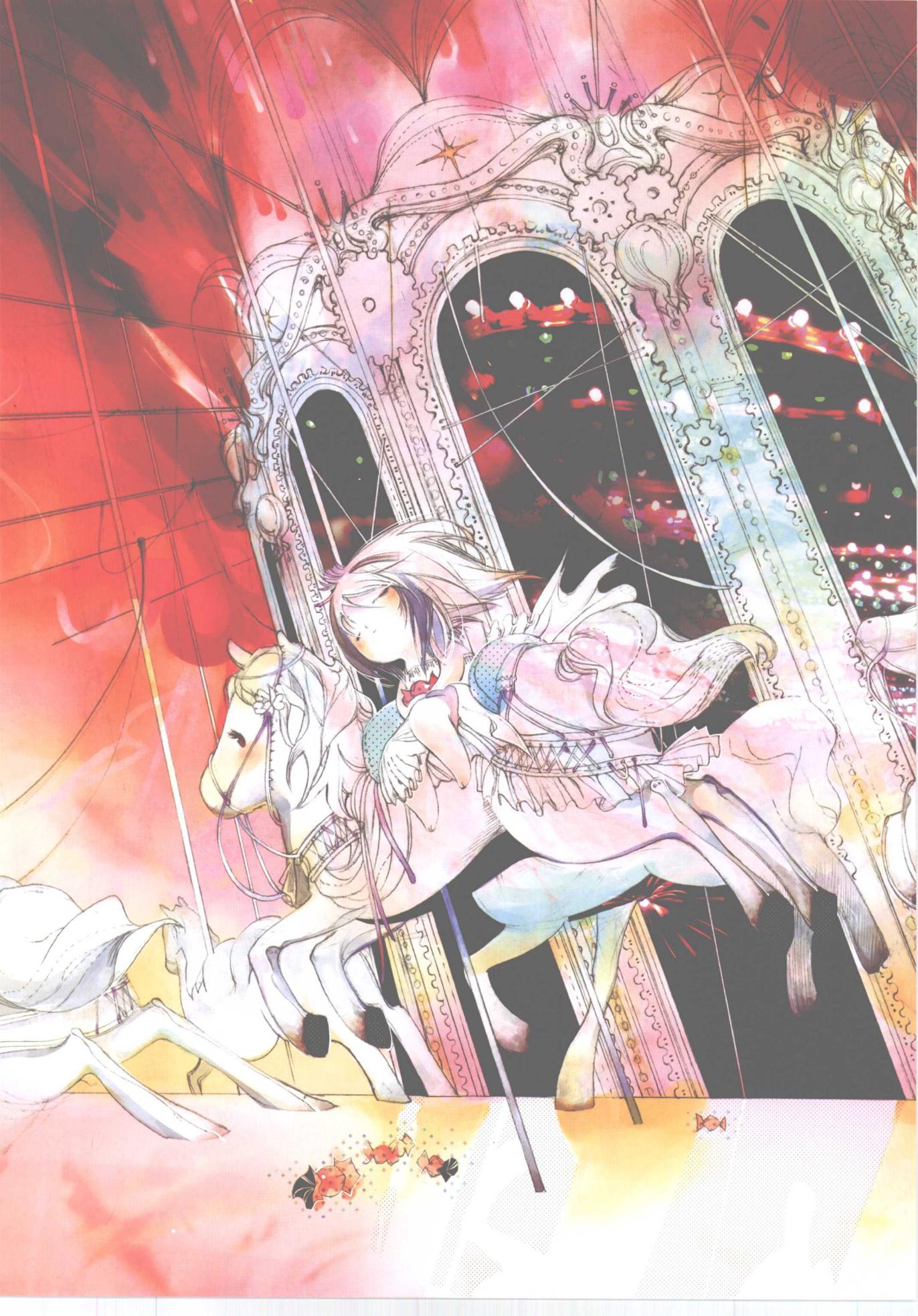
头顶密云是沉重的叹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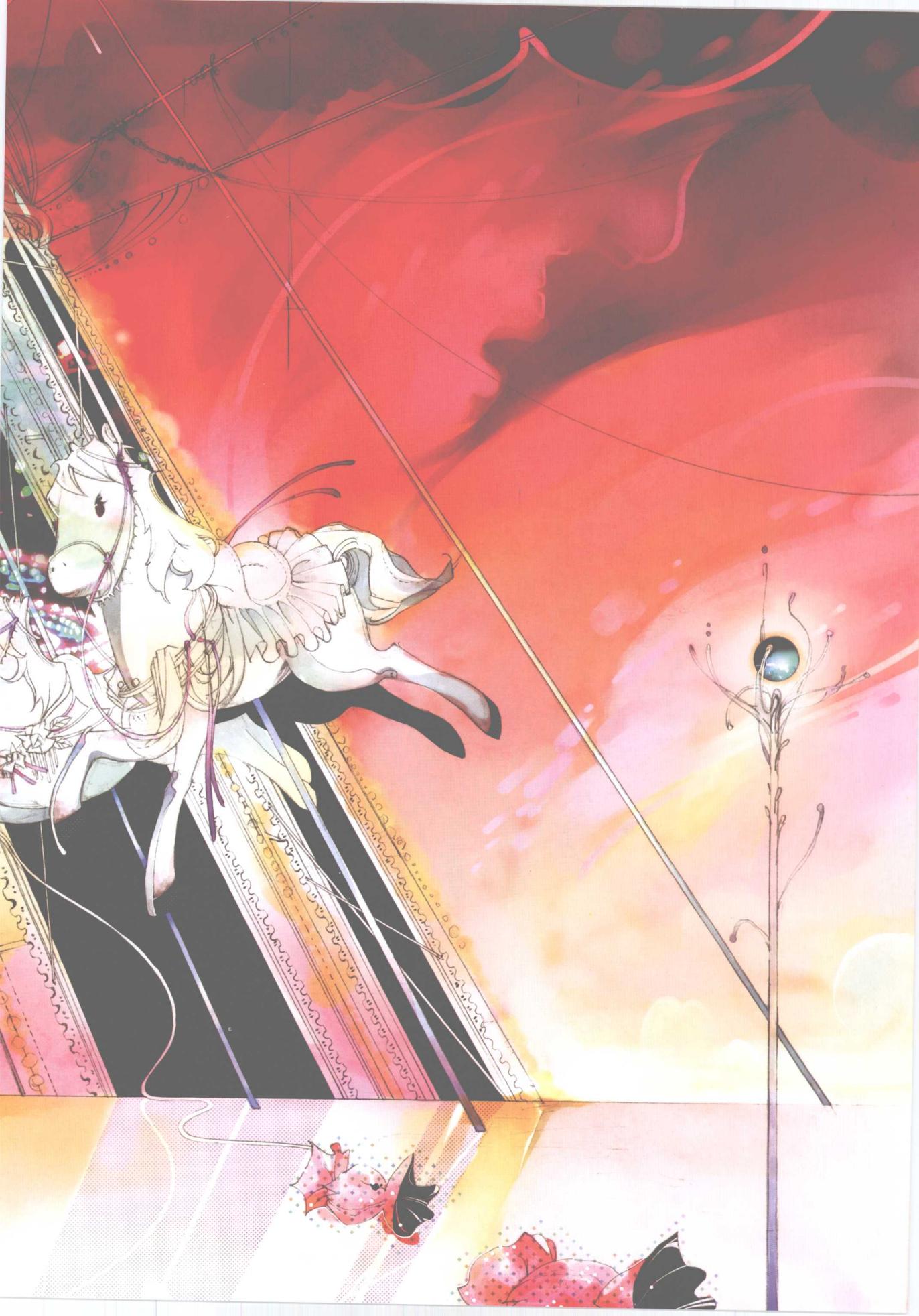
你有听见胸口里沉闷的震动和哽咽吗？

那是此生漫长的抒情和追忆



Chapter01. Noah's World Far Away





时间，一点、一点、一点……消失。

已经又是冬天。我也忘记了这究竟是第几个冬天。从你突然消失不见的那天算起。

Noah，现在的你在哪里做着什么事情听着什么歌曲露出什么表情。闭着眼睛穿越了多少重，多少扇，多少道，被夕阳深深紧闭着的大门呢？

我并不是忘记了要说什么话而突然地就停顿。

只是被情绪突然间哽咽了胸口。

快要下雪的天空。快要下雪了吧。

深灰色。深灰色的。一团一团的云嘈杂而沉重地挤满了天空。沉甸甸地压低了所有树梢的枝桠。

光线四下逃窜。成群的透明的魂魄朝向天国。若有若无的钢琴声在城市表面像水流一样漫过。

路上很安静，几乎没有车。偶尔一两个落魄的行人孤单地穿越这样一座灰色的城市。他们都是灰蒙蒙的头发灰蒙蒙的脸，灰蒙蒙的瞳孔灰蒙蒙的表情。这使得我几乎用了一个小时，才想得起你那张笼罩着柔光的明亮的脸。

于是脑海里的纸飞机，就再一次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破时间的罅隙，突然地就飞满了整个城市的上空。

这是离开你之后的第几个冬天呢？天气冷得让每一个人变得混沌而猥琐。可是你说过，冬天失去了寒冷那冬天也就不叫冬天了。所以我已经不再因为这样寒冷的天气生闷气。

只是我坐在窗户上对着外面落满大雪空无一人的街道，突然想到，谁失去了谁谁就不叫谁，这样的定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应该是普遍地存在着吧。失去了树的森林，失去了水的瀑布，失去了沙的沙漠，失去了巨石的荒原……失去了你的我……

失去了你的我依然过得很好。Noah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我是说，如果你担心了的话。

我依然每天早上洗头，依然乘公车去上课，依然舍不得每一个离我而去的夏天，依然会在人少的时候躺在公车最后一排座位上睡觉。梦里像骑着颠簸的洪荒巨兽，奔跑着，奔向你所在的那个未知的白色世界，依然会在下午昏昏欲睡的语文课上被老师叫起来念一篇古诗词。

银床淅沥青梧老，屡粉秋蛩扫。采香行处蹙连钱，拾得翠翘何恨不能言。

回廊一寸相思地，落月成孤倚。背灯和月就花阴，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……

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。





云朵很厚很厚。厚得像你十年前随手撒下的无风森林。深深的森林，树木笔直往上刺穿天空。望不到树冠，于是也就听不到风响。梦里有一个小孩被困在无风的森林，一直往前走一直看不到头，只有半空中笔直而下的剑道一样的光芒，一束一束地在黑暗里显形。四周空旷没有声音。

寂静，像是白色的死亡一样沉甸甸地悬浮在半空。

飞鸟缓慢地，缓慢地，像游鱼般地从树干间穿过，穿越这座深海一样的丛林。

飞出森林的边缘，飞向广阔的世界……直到找到你。

在昨天下午的古文课上，我又一次睡着了。梦中的自己依然是四五岁的光景。那是你离开时的年纪。

躺在长椅上，夏日阳光曝晒。于是周围的景物被这样强烈的光线反射得全部消失。只剩下身边一望无际的白。白色的世界白色的光线白色的巨龙从身边安静地飞过。只是沉睡的我浑然不觉。

我像是灵魂出壳般地从天空俯视着那个躺在椅子上的，小小的，小小的自己。

然后泪水像下雨一样，哗啦啦地淹没了一整个公园。

醒来的时候，一个男生站在讲台前念着那些缓慢地穿越了无数个朝代的诗词。那些诗词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死去，灵魂穿越过无数扇窗口，传递到2006年的现在。然后在年轻的男生嘴里还魂，如同它当年被另外一个年轻的诗人低声吟诵一样。前排的一个女生躲在抽屉下面拿出手机给男朋友发消息。我微微把头往前面一伸就看到了开头的那一句：“你在哪儿我很想念你……”于是心脏也就在一瞬间骤然收紧。

那条消息会随着电波，随着信号，随着空气和风，从抽屉里飘起，然后以透明的姿态升上这个城市的天空，然后穿越过无数个陌生的街口，飞过无数个陌生人的头顶，然后准确地降落在最思念最重要的那个人的手心里。之后手机发出震动。从手上传递到神经传递到大脑。然后传进心里。

我从来没有觉得过科技发达有多么好，可是，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想，如果可以发明一种机器，让我想一想，就能找到你……





Noah, 你离开之后的每一个夏天，我都会做同样的一个梦，梦里是围成圈的椅子，房间被装点得五彩斑斓却空无一人，本该一群人一起玩的游戏却只有我一个人孤单地等待着。

我有时候抬起头看头顶那个旋转的彩球。有时候低头看自己手边的铃鼓。有时候站起来换到对面的椅子上。有时候闭上眼睛假装很多的小孩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很是热闹。

巨大的蚱蜢趴在窗台安静地看着我。

它肯定也在想，她要做什么呢。

我望着蚱蜢，我甚至在想，它会不会是你变成的巨兽呢，会不会我亲它一下，然后它就变成你那张漂亮的脸呢。

可是我盯着它，一动也不动，我不是因为它长得可怕而不敢亲它，我是怕亲完它后它真的变成你……

蚱蜢安静地看着我。于是窗外的天光就一秒一秒地暗下去。

直到我看不清它的脸。

“你前往吧、否则真的要绝望咯。”

铃鼓振动，初夏流泻而出。

那些疯狂地朝着太阳生长的野草，无论多疯狂，到了冬天，不是一样都要死去么？
那么它们如此疯狂地近乎奋不顾身地生长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
那些曝晒在荒原上的年华的尸体，在日渐消瘦的时间的阴影里，幻化成飞扬的战旗。逆着风全部朝着北方翻卷。

遍地狼烟。

尸骸和鲜花纪念着我们如同战争般悲壮而决绝地生长和离别。

那些蚂蚁和昆虫，全部被冬天的寒冷逼回大地深处的洞穴，不知道它们的洞穴有多深，如果可能，也许它们会遇见我深埋在大地深处的、结茧的悲伤。

等春天来临，那些悲伤，也随之羽化了吧。

